



## 真善忍国际画展震撼伦敦人



■ 简·斯坦丁女士站在最令她感动的作品前

(明慧记者英国伦敦报道)二零一零年二月三日至十四日，在世界各地巡回展出的“真善忍国际画展”第三次来到伦敦，在海姆斯泰德历史博物馆(Burgh House)展出。这次画展展示了十六幅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展现了

&lt;/



看着眼前的一切，我的心震动了，联想起自己此时的身体状况，心里惴惴不安，我问着自己：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呢？

1999年，妻子去看望她姨，姨说：“我们厂里很多人都在炼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我晚上带你一起去看。”妻子出于好奇就随她去了。从那天开始，妻子得法了，陆续在她身上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身心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这样，可是我多年来被无神论宣传毒害的很深，对那些眼见的神奇，我还是半信半疑。

妻子刚修炼几个月，7月20日，打压开始了。一时间，谎言铺天盖地，反面宣传迷惑了世人，也迷惑了对法轮功还认识不清的我，我开始反对妻子炼功，不准她与别的法轮功学员接触。可是我没能阻止住她，她坐上了通往北京的列车，开始了上访之路。不久，妻子就被绑架回来，送到当地看守所非法关押达半年之久。后来政保科逼我交一万元抵押金才放人。这件事使我更对大法产生了误解。

妻子被抓走时，迫害很猖狂，有的家属因怕被抄家而把大法书籍毁掉，可我当时心里就想：“这些书我暂时保存起来，将来有机会我一定‘研究’一下，到底什么原因能让全国这么多炼功人如此坚定。”于是我把所有的大法书用塑料袋封严后藏在仓库的油桶里。

妻子的被非法关押，给我和家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心情很压抑，满脑子被这件事占据着。一次走路时没注意，被一辆迎面飞驰的吉普车撞飞了，软肋组织被撞坏，留下了后遗症，每当用力过猛时，左侧胸腔就发炎，严重时不敢喘气，时常打点滴（这毛病一直拖累着我，直到后来修炼了

法轮功才好），再加上一天抽三盒烟，气管本来就不好，这一撞，气管炎也加重了。妻子被放出后，我们生活很拮据，由于奔波劳累，我又患上了胆囊炎，犯病时腰痛难忍，甚至早上起不来床；多年的胃炎也加重了，并且睡觉时脑袋麻木，经常无知觉，经诊断为颈椎错位压迫神经所致。这些病痛虽不能致命，却把我一个三十几岁的人折磨得苦不堪言，那时我长年辗转于大小医院，真成了名符其实的“药罐子”。

一天，妻子拿了一盘“天安门自焚真相”光碟给我看，看过之后我才明白：原来自焚是假的！这共产党太邪恶了，杀人放火，还编造了这么大的谎言来欺骗全世界的人。那一刻我真正认识到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对大法、对妻子的误解一下子解开了。

突然有一天，我表弟病得很重，不停地便血，医院检查怀疑是肠癌。做手术那天我和妻去看望他，全家人都非常难受。手术后化验确诊为肠溃疡。虽不是癌，可他原本200多斤的身体被病魔折磨得不成样子。看着眼前的一切，我的心震动了，联想起自己此时的身体状况，心里惴惴不安，我问着自己：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呢？挣再多的钱也换不来一个健康无病的身体呀！再回头看一看妻子，谁也比不上她呀，有健康的身体，不屈的精神，祥和的心态……我心里突然闪现了学法轮功的念头。

当晚，我清楚地记得，那是2003年4月1日，我拿起了《转法轮》，

#### ■ 1999年以前，吉林省长春市第一汽车制造厂炼功点集体炼功场面



从头看起来，一连看到了第七讲，我还是一手夹着烟，一手拿着书看。当看到关于抽烟问题的时候，书上说：

“我们炼功人不是讲净化身体吗？不断的净化身体，不断的向高层次上发展。那你还往身体里头弄，你不和我们正相反吗？另外它也是一种强烈的欲望。”“我劝大家，真想修炼的从现在开始你把烟戒了，保证你能戒的了。在这个学习班的场上没有人想到抽烟，你要想戒，保证你能戒，你再拿起烟抽就不是滋味。”（《转法轮》第七讲）读到这段话时，我真的从内心发出了想戒烟的念头，在这一刻，大法的神奇在我身上展现了。再犯烟瘾时，点着烟，吸一口，就受不了，又苦又涩，又呛又恶心，不是以前抽烟刺激的香味了，最后只能把烟扔掉。一星期后，我终于把一天三盒烟的瘾彻底戒掉了。以前我试着戒烟多次，都无法做到，这回这么轻松地师父就帮我戒了，这时我终于悟到了这部大法不是常人中的著作，而是超常的科学。

从此后，我开始转变了先前对大法的认识，让妻子教我五套功法，同她一起炼功。一有时间就静心看书，逐步认识到了人活着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返本归真。我不再象以前那样与人争斗了，就象《转法轮》中讲的，世界观都发生了改变。随之生意也好了起来。在我放弃各种执着心的同时，身体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短短一个月，我身上的那些病痛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在我身上发生的奇迹，我的亲人、朋友都有目共睹，后来母亲、姐姐、姐夫、妹妹也因此走入了大法修炼中。◇

## 真风景

人来车往如蚁行，  
不为名利亦为情。  
追云逐月得多少？  
身心处处有伤痕。  
慈悲心存真善忍，  
同化大法光明行。  
回首一望心豁亮，  
前面才是真风景。

# 河北省女子劳教所恶警的残暴（二）

（明慧通讯员河北报道）河北省女子劳教所位于石家庄市石铜路，从外观上，这里绿草茵茵，环境整洁优美。然而，在这迷人的外表下，掩盖着无数的残酷、恐怖与黑暗。被非法关押在这里的大法弟子们，遭受着残酷而邪恶的迫害，一桩桩一件件血腥虐待的事情，在这里，每天都在发生着……

## 三、对抵制强制奴役劳动的法轮功学员，变态折磨

对那些抵制迫害、拒绝奴役劳动的法轮功学员，劳教所因怕其带动其他人罢工，就把她们关到单间小屋，派2-3个普教人员进行包夹监控，并授意对这些大法弟子疯狂迫害。

大法弟子张艳春曾被恶警大队长刘子维、王维卫派来的普教打手、地痞流氓朱丽英、刘娟、刘宗真、吴海霞、李丽娟等人扒光衣服，打得浑身是伤，乌眼青，一直到张艳春临到期时眼睛还是青的，为了怕张艳春出去控告，又给张艳春非法加期关押了将近2个月，等其眼睛恢复得大约看不出被打的痕迹才把她放出劳教所。张艳春被释放前一个多月，普教恶人打手朱丽英还教唆和张艳春住一屋的普教宗东荣每天打张艳春，并告诉宗东荣说：“队长说了，法轮功学员打了白打，使劲整。”

而大队长刘子维的态度是把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权力全部下放给普教恶人朱丽英等人，只要朱丽英看哪个法轮功学员不顺眼，无论怎么迫害，刘子维不闻不问也不追究。如果法轮功学员反抗或告状到恶警那里，刘子维还给朱丽英做后盾，变本加厉迫害大法弟子。

来自保定的大法弟子陈秀梅进劳教所时很精神漂亮，到劳教所一大队后，满口牙全部被打掉，衣服被扒光，所有内衣全部被抢走。冬天发棉衣时，因一大队棉衣不够发，差几件，大队长王维卫就下令，所有小屋不参加劳动的法轮功学员不发棉衣。大法弟子陈秀梅已是五十多岁年纪，大冬天什么内衣都没有，就只穿一身劳教单衣过冬，每天冻得直哆嗦，谁看了



都不忍，而恶警却一直无动于衷。

有一次陈秀梅因为炼功被恶警把被褥全部抢走，只让其睡光板床，因天气太冷，陈秀梅就自己到另外一间关押大法弟子的小屋去取自己被抢走的被褥，被恶警王维卫拷问了一中午，后来将陈秀梅铐在床边几天几夜，由朱丽英看守。那几天深夜，经常能听到从陈秀梅的房间内传出阵阵惨叫和打到人身上的“扑扑”声，朱丽英嫌铐陈秀梅的手铐一动声音响，只要手铐一动一响就从床上起来打她，或第二天狠揍陈秀梅一顿。

陈秀梅因挨打受伤痛苦得小声呻吟，朱丽英就经常把毛巾塞到陈秀梅嘴里，不许她发出声响。有一次白天朱丽英打陈秀梅时，陈秀梅大声惨叫，值班恶警踹伟到门口去看，一看是陈秀梅在挨打，转身就走了，跟没看见一样。恶警纵容恶人朱丽英等人迫害大法弟子，而朱丽英因迫害施暴反而有“功”，被奖励减期四个多月提前出所。

2009年初，恶警刘子维下令所有不参加劳动的法轮功学员一律不准吃菜、喝粥，每顿只给一个馒头，有时赶上包子或米饭没蒸馒头，就让普教从食堂拿头一天剩下的凉馒头让法轮功学员吃，因多日吃不到菜，法轮功学员大多数解不出大便，极其痛苦，为抗议迫害和虐待，小屋的法轮功学员集体绝食，而恶警刘子维、王维卫却很高兴的说：“绝吧，绝食就灌，灌一次扣你六十元，看你有多少钱让我扣！”普教恶人朱丽英也说：“这下可有钱花了。”为了不让恶人随意花自己的钱卡，正在绝食的大法弟子刘炳兰和王力霞把钱卡藏起来，朱丽英找不到她俩的卡，气得叫上刘宗真和李丽娟拼命地打她俩，还不允许她们上厕所。刘炳兰两天没有上厕所，等到让她上厕所时，已经

憋得尿不出来了。恶人普教李丽娟嫌她解得慢，上去一脚踢在刘炳兰的膀胱部位，致使刘炳兰很长时间肚子疼痛难忍。

大法弟子陈秀梅的钱卡被朱丽英翻到，她家人刚给她上了400元钱，朱丽英和李丽娟只去购物两次就把陈秀梅钱卡里的所有钱花得只剩八毛钱，使得陈秀梅连手纸都买不起。好心的普教包夹人杨秀莲悄悄给了陈秀梅一卷卫生纸，被朱丽英发现后，一拳打在杨秀莲胸口上，并且告到恶警那里，致使帮助法轮功学员的普教学员杨秀莲以同情法轮功为理由被罚加期半个月。

而朱丽英把搜刮法轮功学员和其他普教的钱经常上供给一大队的恶警们，给恶警们买吃的东西，巴结、讨好恶警，因此能够使恶警们对其邪恶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行为不闻不问。一大队没有吃过朱丽英东西的恶警很少，大部份恶警都吃过、用过朱丽英上供给它们的东西，有时恶警吃饭时没胃口就喊朱丽英给她们拿吃的东西，朱丽英临解教时曾宣称，光刘子维一人就吃了她六千元！难怪恶警刘子维、王维卫等人与朱丽英在迫害法轮功学员时能如此默契，狼狈为奸，其实都是各有所图，互相利用。

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的邪恶迫害仍旧在继续，而在全世界，更多的人已经知道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越来越多的各国政府和人民正在站出来抵制和谴责中共邪党对法轮大法弟子的迫害与关押，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罗干也已经被阿根廷法庭以

“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并发出逮捕令。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大陆所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恶警们将遭到惩治的报应，邪恶之徒猖狂不了几天了。物极必反，任何一个朝代，到了最腐败、没落的时候，也就快走到尽头了。奉劝那些不明真相还在参与迫害者，悬崖勒马，给自己留条后路，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留条生路吧！



要过年了，今天和母亲一起做家务谈论起了这个话题——过年祭祖。提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伯伯，家人说他近两年开始在过年时供三代祖先了（但没有写祖先的名字，已无从得知了）。其实在中国古代，每个家族都是要祭拜列祖列宗的。

说起来很惭愧，对我们家族的祖辈名字，往上追溯，最多我只知道我爷爷的名字，再往上的我就一无所知了，也无处可查了。小时候常听父母讲，在他们年轻时，家里有家谱，列祖列宗，一代一代的名字排得长长的。每到过年的时候，我爷爷就把家谱摆出来，供上。晚辈们轮流跪拜，以示对祖先的尊重，以求福荫后代，家族兴旺。整个仪式很庄重，每个人也很敬重。

可惜，我记忆中只是听长辈们说起，从没有见过。记得小时候还闹了一个笑话，因为一说起家谱来觉得很神秘也很好奇，就问这问那，竟问到有没有我的名字啊，惹得家人大笑，多少年后想起来还笑个不止。

听父亲讲，家谱在中共所谓的破

## 人生随笔：

### 过年谈家谱



“四旧”时是被列为“四旧”的，谁要保留将有被批斗的危险，我爷爷吓得把它烧了。那时每个家族的家谱都是这种命运。从此，这些晚辈们再也无从知道自家的老祖宗是谁了。我有时和学生开玩笑说：姓赵的你或许是赵匡胤的子孙后代，姓朱的你或许是朱元璋的子孙后代，但是你不知道。中共用各种办法把传统文化的承传剪断了，让后代子孙数典忘祖，留给他

们的只是无尽的感慨和遗憾。古代受各国敬仰的天朝上国、礼仪之邦，就这样被中共窃权后破坏殆尽，礼仪之邦的子孙后代被中共改造得已不知礼仪为何物了，真的很可悲啊！

有时我就想：如果没有中共、没有所谓的破“四旧”，单从家谱的这个小小问题来谈，每个家族的家谱都能保留下来，那中国的历史文献资料将会更加丰富。你想，一个家谱就是一个家族的延续发展历史，各个家族的家谱汇聚起来，就是一部社会的发展历史。那对历史研究将会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啊。还有，在敬祖拜宗的活动中，会增加人们的责任感和对神明的敬重感，使人们重视道德和礼仪规范。

在感叹和惋惜之余，我想，“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这已不单单是一句口号了，而更重要的是一种行动了，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汇入退党大潮行列的原因吧。（文/清新）◇



### 修炼心语：打开心结

也许，每一个人都有他看不惯的人或事，有他不喜欢的东西，无论在家族里，还是工作场所。每当这种“不喜欢”的情绪侵袭时，心里便陡然出现了难以解开的心结。渐渐地，这些心结系在自己的情绪里、神智上，甚至每一个大脑的细胞中，也渐渐地成为我们精神上的累赘。再由心结演化出的喜怒哀乐，竟然也象化妆品一样，每天毫不客气地敷在自己的脸上，饰演着不同的众生相。

修炼法轮大法后，尽管知道这些“不喜欢”的情绪，都不符合“真善忍”，是要去掉的，但时不时地还是会反映出来。不喜欢被谁指责，不喜欢别人的强加意见，不喜欢被管。每一次，不喜欢的情绪冲击自己时，我想过躲开逃避，但是这样做，发现心结并没有打开，反而隐藏得更深。而且你会发现心结也象蜘蛛结网一样，纵横交错地把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不愉快的事情纠集起来，让你对某一个你不喜欢的人或事，产生更深的不理解和怨恨，产生更大的隔阂。而自己就像网中的猎物一样，稍一碰到这些东西，马上就被黏住，让你不能脱身。

因为这些心结的存在，堵塞了透向心灵世界的真理之光，生命因此变得黯淡，没有光泽和生机；因为这些心结的存在，也使身体不能够正常地进行各种能量循环，因此人常常会生病或者痛苦。

看到其间的利害关系，我便真的发自内心地、不希望自己再这样带着“不喜欢”的各种心结，对待周围的人。原来看到很难面对的事情，在真心、善良、宽容的心态下，做起来竟然那么得心应手，而且过程非常地令人回味和享受。

回忆修炼的过程，神思更加清晰了。有时就想，打开一个心结，就能打开一个心灵世界的真实和美好。与其让心结锁着自己，还不如爽快地打开心结，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份生命的诚挚和感动。这才是真生命！（文/王昊天）◇

## 历史故事：

### 王平不懦弱

宋真宗时，王平出任许州司理参军。有个女子乘驴走路，盗贼在田间杀了她，剥了她的衣服逃走了。驴子跑到一田户家。案发后，官吏找到了那头驴子，认为人是田户杀的。连续审了几十天，田户都只承认收养了驴子而没有杀人。王平犹豫不定，将案情向太守汇报。

太守资历很深，一向强横，不听王平的疑惑，催促他快些结案。王平坚持自己的疑惑，太守大怒，说：

“你太懦弱了！”王平说：“如果因为懦弱而被弹劾的话，也只是免职罢了。但是按照大人的意思，如果错杀了无辜的话，大人会背上一个不义的名声，孰重孰轻，希望大人三思。”太守不能改变他。几天后，从河南解来一个逃兵，经过仔细审问，原来正是那个杀人盗贼。田户得以幸免。

王平一生官位虽然不显，但他娶了丞相曾怀的妹妹为妻，生了三个儿子，因为学识人品了得，三人都入了《儒学传》。善有善报，从来如此。

（文/雅客，事据《挥尘后录》）